

地球最遠兩端的交往：拉美獨立 200 年來中拉關係的回顧與思考

張家哲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一、前言

從地理位置來看，中國和拉丁美洲諸國顯然是處於地球上距離最為遙遠的兩端。即使乘坐最現代化的飛機，從中國到“最近的”墨西哥，至少也要 15 小時；而到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則需 30 個小時！但是，遙遠的距離和浩瀚的太平洋並沒有阻擋住中國與拉美國家的往來，早在幾百年前，中國人的足跡就已經踏上了美洲大陸和島嶼；中國的物產、文化和技術在許多拉美國家已留下了深深的印跡。

二、古代的中拉往來

撇除尚未有定論及充分證據的“殷人東渡”和“慧深扶桑國”等假說，根據有文字記載的確切記錄（《明史》），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最早接觸（間接貿易往來）應開始於 16 世紀 70 年代（明萬曆年間），即西班牙殖民者開通了以運送中國商品為主的菲律賓—墨西哥阿卡普爾科之間的商船航線（“海上絲綢之路”）之後。當時，航行在這條航線上的商船被稱為“馬尼拉大帆船”，也稱“中國之船”。在斷斷續續持續了 200 餘年的中拉間接貿易中，每年大約有不少於 20 艘、滿載價值不少於 20 萬比索的中國商品的船隻抵達阿卡普爾科港，運送的中國商品有絲綢、瓷器、棉麻製品、珠寶、工藝品、銅鐵製品、硝石、火藥、食品、家畜及家禽等；¹而中國商人也換回了價值約 2 億比索的白銀。² 1810 年拉丁美洲各地爆發轟轟烈烈的獨立戰爭三年後，中拉之間的間接貿易最後終止。

中拉之間除了經貿往來外，還有人員的流動。1806 年，首批 300 多名華工從廣東被拐賣到英屬特立尼達島上的甘蔗園中從事繁重的勞動，從而開啟了華工輸入拉美的先河。以後在百餘年的時間裡，約有 40 萬華工被輸入到古巴（約 12 餘萬）、秘魯（約 10 餘萬）、巴拿馬（約 2.5 萬）、特立尼達、牙買加、圭亞那、

¹ E·H·Blair and J·A·Robertson edit, *The Philippine Island, 1493-1898*, Cleveland, 1903-1907, vol.7, p.33-35.

² 沙丁等：《中國和拉丁美洲關係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 63。

馬提尼克、墨西哥、智利、巴西、玻利維亞、中美洲等地，在種植園、礦山、運河、鐵路等部門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³但從 19 世紀下半葉起，也有一定數量的自由華人從菲律賓、美國等處移居拉美，從事商業、工業、金融業或種植業活動。

被稱為“苦力”的契約華工來到拉美各地後，受到西方殖民者和當地莊園主、種植園主、廠主、礦主等人的殘酷奴役與欺辱，生活與勞動條件極為淒苦，處境極其艱難，人員大量死亡。因此，華工一方面在當地進行鬥爭與反抗，一方面又通過種種管道向清政府、祖國人民乃至國際輿論界反映他們受虐待的情況，以尋求支援、援助和保護。

這樣，清政府以華工問題為契機，與一些拉美國家開始了外交往來並建立了外交關係。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拉美國家是華工人數最多、問題也最大的秘魯。1874 年，中秘簽訂「中秘友好通商行船條約」；次年，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879 年，清政府與尚未獨立的古巴建立了領事級的外交關係；1902 年，古巴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獲得獨立，清政府立即予以承認，中古正式建立了公使級外交關係。1880 年，清政府與巴西簽訂「中國—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條約」並建交。1899 年，中國與墨西哥正式簽訂「中國—墨西哥和好通商行船條約」，並建立公使級外交關係。

清政府與這些拉美國家的建交雖然基本上是和平友好和平等互利的，但在“弱國無外交”的總國情下，秘魯、巴西、墨西哥政府從清政府手中也取得了治外法權和利益均沾等方面的特權。

三、 民國時期的中拉往來

1911 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1913 年，巴西、秘魯和墨西哥先於西方國家和日本承認了中華民國並繼續維持已有的邦交，這是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建立現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的開端。1929 年，墨西哥奧佈雷貢政府率先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宣佈廢除在華享有的治外法權等特權。

民國期間，中國與拉美國家的關係有一定發展，但較為緩慢。1915 年，袁世凱政府與智利簽訂「中智通好條約」，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919 年，北洋政府

³ Marisela Connelly y Romer Cornejo Bustamante, (China - America Latina: Genesis y desarrollo de sus relaciones, El Colegio de Mexico, 1992), p 22-40.

與玻利維亞簽訂「中玻通好條約」，並正式建交。1930 年，南京國民政府與尼加拉瓜建交；1933 年，與委地馬拉建交；1940 年，與多明尼加共和國簽訂「友好條約」並建立外交關係；1944 年，與哥斯大黎加訂立「友好條約」並建立外交關係；同年，國民政府將與秘魯和墨西哥的外交關係從公使級升為大使級；1947 年，又與阿根廷簽訂「友好條約」，建立外交關係。

民國時期，中國和拉美的經貿往來比清朝晚期也有所增加和擴大，但由於雙方經濟仍都欠發達，因此經貿往來的規模依然不大，且增長緩慢，品種比較單一，抗日戰爭期間甚至還一度中斷。據統計，民國初年（1913），中國與拉丁美洲的直接貿易額為 125389 海關兩；1947 年上升到 103 多億中國圓。⁴中國出口拉美的產品仍主要是傳統的茶葉、瓷器、以絲綢為主的紡織品、食品、酒類、手工業品及少量的農產品；拉美國家運往中國的產品也仍是蔗糖、咖啡、可哥等熱帶農產品、木材、硝石、葡萄酒等。

四、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拉關係的往來

（一）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是，新中國成立後，卻處在一個兩大陣營嚴重對立、東西方衝突異常激烈的“冷戰”格局中。當時的美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了仇視和不承認的態度和立場，在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對新中國進行孤立、封鎖與包圍。50 年代，作為美國“後院”的拉美，沒有一個拉美國家的政府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多數拉美國家政府對華態度也不友好。

面對嚴峻的冷戰國際形勢，新中國政府清楚地意識到一時很難與拉美國家的政府建立和發展正式官方關係，因此，50 年代中國對拉美的政策主要是發展非官方民間友好往來，特別是貿易和文化往來，多做人民和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著名人士的工作，通過他們去影響本國政府改變錯誤的對華政策。

據不完全統計，50 年代還是有 1200 餘拉美人士訪華，其中著名人士有智利社會黨領導人阿連德、墨西哥前總統卡德納斯、委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等。中國在 50 年代也派出 20 餘團次的友好代表團到拉美訪問。此外，還有一些拉美國家的民間經貿組織勇敢地打破了美國推行的對華封鎖和禁運政策，與中國開展經貿

⁴ 以上兩個數位根據當年的海關統計年表計算而出。

往來，使 50 年代的中拉貿易額總計達 3716.77 萬美元，超過了民國時期近 40 年中拉貿易額的總和。⁵

1959 年，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獨裁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並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1960 年 9 月，中古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與拉美國家建交，是對持續了 10 餘年的中國與拉美國家在官方正式外交關係上一直處於空白狀態的一次大突破。

60 年代上半期中國政府對拉美的基本政策是：以古巴為中拉關係的重點，以發展中古關係帶動、推進和擴大與其他拉美國家的交往，在拉美爭取更多的朋友和合作者。1961—1965 年，中古貿易額累計達近 9 億美元，占整個中拉貿易額的 70% 以上。⁶

中古關係的迅猛發展帶動了中國與其他拉美國家的民間往來。尚未建交的拉美國家高層政界人士來華訪問比 50 年代明顯增多。僅 60 年代前半期，來華訪問的各種拉美代表團就有 20 多個。從 1961 年起，中國新華社陸續向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秘魯派出了常駐記者；1963 年在墨西哥城建立了另一個分社。此外，中國還派出了近 10 個代表團訪問了 7 個拉美國家（不包括古巴）；中國進出口公司和中國貿易促進會在智利設立了商業新聞辦公室和商務辦事處，在墨西哥和智利舉辦了經貿展覽會。中拉貿易 1965 年已增至 3.43 億美元，整個 60 年代的中拉貿易額達 20.65 億美元。⁷

60 年代後半期，中國外交政策由於受國內日益升高的“階級鬥爭”路線的影響，也越來越帶有開展“國際階級鬥爭”或“世界革命”的色彩，力圖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反美統一戰線，打一場世界範圍內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人民戰爭”。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國對外政策又受到林彪和四人幫的嚴重干擾，完全以意識形態劃線，積極支援一些拉美國家的親華共產黨、激進左派政黨和遊擊隊運動，從而對國家間的關係產生了一些不利影響。

但到 70 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中拉關係出現了大突破的局面。在此之前，智利的阿連德政府執政後不久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之後，秘魯（1971），牙買加（1972 年），墨西哥、阿根廷、圭亞那（1972 年），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委內瑞拉、巴西（1974 年），蘇里南（1976 年），巴巴多斯（1977 年），相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5 洪育沂主編：《拉美國際關係史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頁 517。

6 根據 1965 年 1 月 30 日《人民日報》公佈的數字計算。

7 洪育沂前引書，頁 519。

70 年代，中拉經貿往來已從以民間為主轉為以官方為主。據不完全統計，70 年代，中拉簽訂了 18 項經濟或貿易協定，中拉貿易額從 1969 年的 1.3 億美元猛增至 1979 年的 12.62 億美元，增長了 8.7 倍。整個 70 年代中拉貿易的總額累計近 50 億美元，比 60 年代增長了近 1.5 倍。⁸至 70 年代末，中國幾乎與所有的拉美國家和地區都建立了經貿關係。

（二）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

打到四人幫進入 80 年代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並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制定中國內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80 年代，厄瓜多爾、哥倫比亞（1980 年），安提瓜和巴布亞（1983 年），玻利維亞（1985 年），格林納達（1985 年，1989 年中止外交關係），尼加拉瓜（1985 年，1990 年中止外交關係），伯利茲（1987 年，1989 年中止外交關係），烏拉圭（1988 年）10 個拉美國家又相繼與中國建交。中國總理出席了在墨西哥坎昆召開的“南北對話首腦會議”，並於會後正式訪問了墨西哥，這是中國政府首次派出政府總理出訪拉丁美洲。

80 年代，中拉貿易額從 1980 年的 13.63 億美元增加到 1989 年的 29.69 億美元，增長了 1.18 倍。10 年的貿易總量達 200 餘億美元，比 70 年代增長了 3 倍。⁹貿易商品的結構也出現了向更高、更深層次發展的明顯變化：中方出口拉美的產品已從傳統的茶葉、絲綢、化工原料等工農業初級產品和手工藝品，發展到農機、車床、礦山設備、小發電設備等科技含量較高的機電產品；拉美方向中國出口的產品也從傳統的糧食、食糖、羊毛、橡膠等原料或初級產品，發展到鋼材、鋁錠、銅材、化肥、化纖、車輛等工業品。此外，雙方經濟和科技領域中的直接合作日趨加強，互相已開始在對方投資、興辦合資或獨資企業，承包工程項目，搞技術與勞務輸出，等等。

進入 90 年代，中國與拉美國家高層領導人開始頻頻互訪。中國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總理、政協主席等人都訪問過拉美國家。據筆者統計，至 1997 年底，已有 11 個拉美國家的 16 位總統和 5 個國家的 5 位總理訪問了中國。其中重要的有阿根廷、秘魯、智利、古巴、巴西、哥倫比亞和墨西哥、玻利維亞、烏拉圭等國總統。與中國建交的拉美國家增加到了 19 個。90 年代中國還與拉美大國

8 以上各數字請參見洪育沂前引書，頁 519—520。

9 洪育沂前引書，頁 521—522。

巴西、墨西哥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

90 年代是中國大陸經濟突飛猛進的大好時期，中拉關係進入全方位的全面合作。至 1997 年為止，中國已與 15 個拉美國家有政府間貿易協定和科技協定，年均執行專案近百個；與 9 個拉美國家成立了經貿、科技合作混合委員會；同 8 個拉美國家簽訂了鼓勵與保護投資協定。1994 年，中國成為拉美一體化協會的觀察員國，此外還以觀察員身份出席拉美經委會、亞馬遜議會等地區性組織的首腦會議；從 1991 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即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泛美開發銀行的年會，並於 1997 年正式加入加勒比開發銀行，開闢了與加勒比國家合作的新管道。

90 年代，中拉雙邊貿易額增長十分迅速：1990 年，雙方的貿易額為 18.41 億美元，1997 年已增至 83.75 億美元，增長了 3.45 倍。中拉的政府間科技合作領域再次上了一個臺階：從輕工業、機械工業和農牧業擴大到微電子、能源、石化、資訊、生物技術、空間技術、衛星通訊、天體物理等現代高科技領域。至 1997 年底，中國已在拉美 24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 200 多家獨資和合資企業，投資額約達 10 億美元。¹⁰其中有些投資項目的投資額相當巨大，如 1992 年首都鋼鐵公司出資 1.2 億美元收購秘魯鐵礦公司；1997 年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在委內瑞拉投資 3.58 億美元搞石油與天然氣的開採和生產。此外，中國還向 20 多個拉美與加勒比地區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並且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經濟援助或貸款。與此同時，拉美到中國的投資項目現已達 2131 個，合同資金額 151 億美元，實際利用資金額 37.4 億美元；巴西、古巴、智利、哥倫比亞、阿根廷等國在中國建立了 20 餘家獨資或合資企業。¹¹

進入 21 世紀後，中拉經貿往來更是進入了突飛猛進的時期，貿易額增長速度每年都保持在好幾個兩位數的高度。雙邊貿易額從 2000 年的 170 億美元，到 2003 年的 250 億美元，到 2006 年的 750 億美元，2008 年 1433 億美元的最高紀錄；2009 年儘管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但還是達到了 1200 億美元。¹²中國已連續幾年成為拉丁美洲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而對於巴西和智利來說，2009 年中國已是它們的最大貿易夥伴國和出口目的地；秘魯、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則是與中國開展能源合作的主要對象國，中拉能源合作近 90% 的項目集中在上述四國。2009 年 1 月，中國正式加入泛美開發銀行，成為該集團第 48 個成員國。中國對拉美的投資已占中國對外總投資的 50%。

五、對發展中拉關係的一些思考

¹⁰ 以上數位請參見期刊《拉丁美洲研究》，1998 年第 6 期，頁 10。

¹¹ 參見《拉丁美洲研究》1998 年第 6 期，頁 25。

¹² 以上數字均來自中國商務部網站。

中拉關係雖然目前已達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拉關係發展中的問題和障礙，並採取必要的措施盡力克服和改善，力求將中拉關係提升到又一個新高度。根據我的觀察，當前中拉關係中存在著以下一些較為嚴重的問題：

(一) 出口反傾銷問題

隨著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和成為世界大工廠，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業產品成為許多國家實行反傾銷的對象，從 1993 年墨西哥對 10 大類從中國進口的紡織品、鞋類、輕工等 4 千多種商品徵收高額反傾銷稅以來，已先後有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等國對進口中國商品採取過反傾銷措施，達數十次之多，列入的商品種類也越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廣，幾乎成了一股風，而且還有在拉美繼續蔓延之勢；徵收的稅額也相當高（最高達 1105%），為其他各洲國家所未有，中國的某些出口商品受此影響不得不退出了拉美市場。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一味責怪拉美國家的“不講情義”或“貿易保護主義”，而是應該：1. 找出其中的深層原因，2. 反思我們自己的一些做法，最後再找出一條符合雙方利益、共同發展的道路。我認為，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拉雙方目前的生產力和科技發展水平大體相當，經濟模式也很相同——對外出口導向型，特別在非高科技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更是如此。現在雙方都在努力擴大出口，竭力開拓和佔有一些地區的市場，因此產生了一些競爭，甚至發生了一些矛盾和衝突，這是很自然的。撇開拉美國家國內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中國國內的原料、勞動力和商品價格定價機制缺乏應有的了解等因素不說，反思我方，一些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一味追求出口批量、一味壓低價格搞惡性競爭，甚至忽視品質等做法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前，我們應該乘國際經濟危機出口大減、國內廉價勞動力成本上升等機會，及時地調整和升級我們的產品，出口更多拉美國家不能、或不能夠充足供給的產品，這樣才能緩解反傾銷的勢頭。

進入 21 世紀後，有些中國企業已經開始探索在拉美走一條新的發展與開拓的道路。譬如格力空調公司和宇通客車製造廠。前者在巴西不再走低端和廉價路線，而改是走中高端路線，憑著產品品質優異和品種規格齊全的優勢，並根據國際市場的需要來開展業務，結果在巴西取得了很好的業績。後者進入拉美市場前，對當地的經濟條件、顧客心理預期、競爭對手定價、風俗習慣和法規要求等進行詳細考察。建廠後，又組建了完善的技術服務隊伍保障車輛投放後的正常運

行，因而也取得了良好的業績。這些經驗都是中國其它企業可學習的。

(二) 投資和設廠中當地民族主義和環保等問題。

拉美人一向對外國人在本地開採石油和礦產很敏感，從歷史上來看，曾多次出現反對外國人開採和佔有本國資源的民族主義浪潮。中國公司如果處理得不好，照樣會遇到抗議的浪潮。此外，拉美主要油氣生產國近年來很重視環境保護問題，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提出了許多新的環境保護要求，這將使中國在拉美的石油企業面臨追加投資的風險。秘魯印第安土著居民和一些環保組織一直在起訴外國石油公司，認為外國石油公司破壞了土著人的生活環境，強烈要求外國石油公司做出賠償，中國公司如在那裡開採石油，同樣也不逃脫不了責任。

(三) 雙方在政治、文化、語言、習俗、法律、歷史、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問題。

拉丁美洲長期受歐洲國家的統治和影響，拉美人大多是歐洲移民的後裔或印歐混血後裔，因此其政治、經濟、文化諸制度，儘管帶有本身特色，但基本上都是歐洲母本的翻版。其政治體制的基本框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和指導思想，是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代議制；其文化基本上屬於西方文化範疇，其價值觀、政治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思維定勢等，也基本上是西方式的，因而與屬於典型東方文化範疇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存在著很大差異，這也就勢必會造成雙方理解和溝通的困難，甚至有時還會發生矛盾、衝突。這些矛盾和衝突在中拉關係向更深層次發展中是不可忽視的，我們對此要好好用心研究，不能心急，這不是短時期內辦幾個展覽會，開多少個交流研討會，開辦幾個“孔子學院”就能解決的。如果我們回想一下中國人要經歷了多少時間、衝突、乃至戰爭才大致理解和接受了西方文化，就不能妄求短時期內讓拉美人接受中國的文化。拉美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強，並擁有特色十分鮮明的拉美文化。拉美人雖然對中國文化中的許多東西充滿了好奇和喜愛，但能夠接受中國文化到什麼程度，卻是很值得研究了。

我們可將美蘇兩大國的文化在拉美的遭遇引以為戒。美國的大眾通俗文化，不可謂不發達，其傳播手段和傳播財力不可謂不強大，但只要去過拉美的人，都可以容易地看出：拉美在文化上清晰地顯示出自己的拉美特色，拉美文化與美國文化依然“涇渭分明”。一個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和文化上如此強大，並且是拉美最近“鄰居”的美國，其文化在拉美的境況況且如此，那麼一個遠隔萬里重洋而來的東方文化要在拉美產生強大影響，就更值得思考和探索了。

蘇聯憑著發達的工業、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影響力，從斯大林時代就開始了向拉美的“挺進”，苦心經營幾十年，曾一度在某些國家發揮了巨大影響，甚至在中美洲進行了與美國直接對抗的“代理人戰爭”，但最終還是無奈地撤出了拉美。至今俄羅斯在拉美的影響已很為有限。中國無論從工業化程度、軍事力量強盛水平還是在文化影響力方面，目前相對來說都遠不及當年的蘇聯，要超過它，恐怕不是件簡單之事。

我們對拉美的瞭解，相比于對歐美發達國家而言，要少得多、差得多。拉美的政治，多“個人魅力型”，往往是人在政在，人走政息。今天可以和你是非常友好的“阿米哥”（朋友），明天也可能會破口大罵。這樣的例子在拉美歷史上屢見不鮮。我們對拉美的各種法律和勞工制度（工會和罷工）等的了解，更是十分缺乏，甚至幾乎為空白。常常以“中國之心（或美、英、法等西方發達國家之心）度拉美之腹”。北京首鋼收購秘魯鋼廠和鐵礦後的遭遇，就是一個實例，其根本原因就是對當地法律制度、勞工特點、地方潛規則、民族性格和習慣等不了解，想當然地把國內的一套企業制度和勞工制度，乃至自認為是“發達國家的先進管理方法”搬過去進行管理和經營，結果與現實很不相符。

總之，我們要想在拉美長遠立足，就必須首先要尊重拉美，學習拉美，並將一些普遍原則和規律與拉美的實際相結合。如果老是或過分強調“中拉友誼”、“同是發展中國家”、“共同的遭遇”等“大道理”，恐怕不會有很大實際效果。

六、海峽兩岸在拉美應取得共贏

陳水扁執政時期，為突顯臺灣的“主權國家”地位，大搞“金錢外交”、“銀彈外交”與“烽火外交”，導致海峽兩岸在國際上，特別在中南美洲發生激烈衝突。不過，坦率地說，臺灣並沒有因此鞏固其邦交關係，陳水扁拿出近 3000 億新臺幣“拚外交”，也未能開拓更大的國際空間，反而又丟失了十多個邦交國，總數從 34 個降為 23 個。陳水扁在“金錢外交”上大把大把撒錢，勞民傷財，將臺灣人民辛辛苦苦掙來的外匯，都塞到了拉美政客們的口袋裡，帶給拉美人民的實際利益卻不是很多。大陸在當時的形勢下也採取了一些針鋒相對的對策，雖然在外交上得了一些分，但也花費了不少大陸人民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筆者認為，從經濟意義上講，一些小國和窮國對於大陸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多一個少一個都無所謂。兩岸在中南美洲的惡性競爭（撒錢）反而造成了許多負面的影響，餵大了一些拉美國家政客的胃口，使他們在兩岸之間大耍兩面派、大肆投機、獅子大開口，投機撈中國人的錢。不管是大陸的，還是臺灣的，反正都是中國人的錢，吃

虧的還是中國人！

馬英九先生執政後，提出“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新思維，宣導“乾淨外交”與“正常外交”，要搞“人道援助、送暖不送錢”。臺灣發展對外關係的“三項原則”為“目的要正當、過程要合法、執行要有效”，“援外五大策略”是“以消除極度貧困及饑餓、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對抗傳染病、推動環境永續發展、強化全球合作發展夥伴等為主要目標與方向”。這些新政的核心就是不希望海峽兩岸在國際上惡性競爭，互挖牆腳，不再浪費兩岸中國人的資源。

我個人從原則上是贊同馬英九先生提倡的外交休兵及其他一些外交新理念的。但必須要強調的是這些都必須在“一個中國”這個更為根本的原則之下。如果沒有這個最根本的原則，那麼上述的那些原則也是很難實行的。

大陸官方雖然沒有對“外交休兵”做出正式回應，但卻表現了極大的善意。胡錦濤總書記在與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的會面中，雙方達成的共識之一就是“都主張兩岸在涉外事務中避免不必要的內耗，增進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大陸在實際行動上也確實按此共識行事。如協助臺灣以中華臺北名義、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大會（WHA），對有意與大陸建交的臺灣邦交國也採取了克制態度，以擱置方式處置。如巴拉圭總統在訪問東亞期間，曾表示要到北京觀看奧運會，但由於巴拉圭是臺灣的“邦交國”，大陸政府並沒有對其做出回應。再如巴拿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國都有向大陸討好、擇機建交的意圖，但大陸政府仍以兩岸關係為重，沒有像過去那樣“抓住機會”給予回應，而是“冷處理”了下去。臺灣方面同樣也有尚佳表現，如近來厄瓜多爾與中國在融資建水力電廠問題上發生爭端後，其總統科雷亞曾揚言轉向臺灣貸款，結果臺灣“外交部次長”林永樂稱“臺灣資源相當有限，給厄瓜多爾融資的可能性也極低”，從而使厄瓜多爾獅子大開口的打算落空。

臺灣工商界人士在許多拉美國家有投資、工廠或公司，而且時間和歷史都比大陸方面長，在開工廠、經營和做生意方面已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對此筆者曾親眼所見，並有所體會。因此大陸的工廠和公司在經營和開拓中可以向他們學習許多東西。大陸和臺灣在拉美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尋找能夠求得共贏的領域和項目；而不是互挖牆腳、互相拆臺。大陸和臺灣在拉丁美洲取得共贏，才是最符合兩岸人民福祉的最高目標！